

· 范大維、李廷盛口述，本社整理記錄 ·

我們的故事 我們的驕傲 (三)

范大維回顧自己的軍旅有三個轉捩點，第一個是在花蓮。對於飛行，老實說，范大維很沒自信，雖然他很努力，但他總認為，官校飛得出來是因為遇到佛系師父；部訓隊飛得出來，是因為帶飛教官去受訓。下部隊到了嘉義二十一隊當小隊員，每天被罵、被罰、被記點、被留讀……，更加深了他對自己飛行能力不足的認知。然而，到了花蓮，剛升上尉的范大維，卻過得異常舒服愜意。范大維說：「那時候花蓮正要從F-5A/B換裝F-5E/F，因為我早就換裝完了，每個系統都很清楚、很熟，課目也都會做，所以每天晃來晃去。隊長覺得反正我也沒什麼事，就讓我去做戰室幹情報官、作戰官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，讓我自己的飛行信心大增，也讓我自己在部隊各方面都變得有自信。」

第二個轉捩點是發生在民國八十三、四年的時候，范大維說，「那時候很多同學都跑去民航飛，我看很多人到了民航似乎都過得很好，就跟著去考，還真給我考上了。但是，要不要退伍，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，回家

問我爸。我爸問我幾年了？我說十一年。我爸跟我說，等二十年後再說。那一次沒退出去，時間點錯過了，就再也沒有想過要退伍，轉眼間，就等到了最大年限，待到了現在。」

范大維軍旅第三個轉折是發生在民國九十三年底，當時的他還在掛中校，如果不能在隔年七月一日升上校，停年不夠，就要退伍了。

一天，范大維接到老聯隊長彭進明的電話，「我這裡有個位置，要不要來幫忙？」范大維馬上回答好，時任教準部司令的彭進明問：「你都不問去哪個位置呀？」范大維爽快的答道：「長官要我去哪，就去哪！」彭司令開心的說：「好！你來！我會給你一個意想不到的位置。」

答應歸答應，范大維當然也想知道自己未來的去處，於是透過關係，東打聽、西打聽，都沒有消息，等收到人令，才知道自己要接教準部人行處處長。「我想，我大概是空軍有史以來，第一個接教準部人行處處長的飛行員。我是九十四年一月去接的，不到兩個月，接到考戰院的案子。」

我是承辦處，又才剛報到，怎麼好意思去報。當我們處裡把考試名冊送到彭司令那裡，司令把我找去，對著我拍桌子，說我這個缺是他借來的，教訓我如果沒考上，就自己看著辦！」

為了不辜負老長官的苦心安排、厚愛關照，范大維每天熬夜讀書準則教範，總算順利考取，還意外成了花東地區的榜首，因為那一年除了他，花東其他人都落榜沒上。

一般來說，飛行員都會選擇在職函授，這樣飛行加給才不會斷，但因為缺是借來的，要還，所以范大維沒得選，戰院只能唸在校班。真所謂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」，范大維怎麼也想不到，差點連上校都升不成的自己，卻因為唸了在校班，比同學早一年取得學資，讓他的軍旅仕途整個反轉大好。

范大維解釋，「九十五年上面下令，幹作戰隊隊長要有戰院，所以我一畢業就接隊長。因為同學們都唸函授，隔年才能取得學資，所以我從最後一個升上校變成第一批接隊長的。接隊長不到一年，司令部好幾個組長出缺，我隊長任期一滿，就去接組長。我是我們同學裡面第一個接組長的，那時候在司令部的同學，要嘛接副組長，也有人還在當首席，等我九十

七年九月一日接第二個組長，才有一個同學接組長。我覺得我沒有比其他同學優秀，只能說運氣好，剛好在那個時間點拿到戰院，所以後面的路走得比別人快。」

沒有誰的人生能夠一帆風順，也沒有任何一個職業能夠全然順心、沒有委屈。范大維和李廷盛如果當初退伍出去飛民航，會比現在當副司令更好嗎？沒有答案；但有一點，他們兩個都非常確定，就是他們都不後悔當初聽從父親的話，選擇留在部隊。人生只有一次，做了決定，就要全心投入，即便遇到了困難，也不該輕言放棄。

沉著飛行安全與處置

李廷盛的飛行生涯中有兩次危險事件，最危險的一次是他當靶機，拖著箭靶，飛行至靶場任務區域，地面火炮、三五快砲精準命中；但是，拖著箭靶的鋼繩竟然還在，而且怎麼切都切不斷。

李廷盛自述：「我的天啊！兩千三百呎長的鋼繩要帶著落地，很危險！高度一低，就會打到房舍，打到地面，所以高度不能太低。當時情況很危急，高勤官透過無線電只跟我說，注意操作安全、注意高度、按指令。當時我還只是個小飛官，根本沒有類

似的處理經驗，老實說，很怕。後座的教官和我在同一架飛機上，當然也很擔心，但操作的人是我，他也只能和高勤官一樣，口頭提示我注意高度和安全，剩下的就放手讓我處理。準備落地的那一刻，我覺得好安靜，無線電裡沒有半點聲音，後座教官也沒有出聲，我就按照H0，測場機場中間，採大速度、高高度，俯衝，收油門，落地，放傘，放捕捉鉤，大速度下，飛機最後安全的落在跑道盡頭，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，大隊長立即衝過來安慰我，沒事了！不要緊張，沒事了！」一向對飛行很有信心的李廷盛，第一次覺得自己離死亡那麼近。

范大維一直在飛行部隊打滾，遇過的機務故障情況更是不勝枚舉，范大維說：「全臺灣所有基地的攔截網我幾乎都撞過，而且憑良心講，我這輩子落地落得最漂亮的一次，就是在機務故障情況下」。

那次是C12起飛時，雙發電機失效、全載重，必須立即落志航的「一二」跑道，要知道那是個下坡，一般情況下都不太好落了，更何況還有機務故障情況。那時候在MOB的是許朝銘，看到落地成功，還落得那麼漂亮，都站起來為我鼓掌。

我還遇到過好幾次輪煞系失效，

光是在清泉崗就有兩、三次，也因為經驗多了，對機械系統瞭解，處理起來就很有把握、很有信心，所以每次遇到這種情況，我都能冷靜處理。

記得一次，那時候我中校，載副聯隊長到佳山開會，起飛滾行中，煞車系燈亮。副聯問我，為什麼沒處置？我回答：「現在處置是全載重、速度大，如果落地還是亮燈，處置情況就是速度小、低載重，我當然是落地才處置！後來又有一次我載參謀長去開會，情況一模一樣，我也回他一模一樣的話。」

結語

走到軍旅最後腦子裡經常縈繞著過去的點點滴滴，我們希望用往昔的經驗，提醒飛行新進，一定要養成良好的飛行習慣，飛行前的檢查要確實，還有對機械、環境、人因一定要深入瞭解，才能保障自身的飛行安全。李廷盛說：「曾經有老大哥跟我說，飛行不能碰運氣，這次運氣好，躲過危險，那下次呢？要是下次遇到運氣不好怎麼辦？」因此，李廷盛認為每一批飛行都要認真準備，飛完了，要扎扎实實的檢討，做為下一批飛行的基礎。

范大維也覺得飛行的風險太多了，他撞過鳥，他穿過帶電的雲，看著

空速管像雷神索爾一樣，發出磁磁的聲音，幾條霹靂電光在眼前閃動甩盪，還有空間迷向、飛行錯覺……，遇到了要怎麼解決？其實歷年失事檔案裡面都有成因分析以及正確的處置作為建議，技令裡也都有標準操作程序，重點是飛行員自己用不用功、夠不夠自律、能不能冷靜沉著的去應處。

軍旅是我們共同的驕傲和記憶，能夠在臺灣的天空飛行，守護家園，為這一代、甚至下一代人的自由和平與樂利生活而努力、獻身，我們都覺得非常光榮；更何況，在這條捍衛國家安全的道路上，還有那麼多前行者與同路人的照拂提攜和鼓勵協助，讓我們一路走來，即便遇到挫折磨難、犯錯失意，也總能找回力量，繼續懷抱勇氣，屢敗屢戰，終於一步一步的升到了空軍副司令這個位置榮歸鄉里，我們滿懷感激。

現在我國的空防壓力真的很大，我們能在這個時間點，一起擔任空軍副司令，協助熊司令執行建軍任務，分別負責作戰與後勤，深感責任重大，但我們義無反顧地極盡所能，全力以赴。我們秉持著熊司令快樂領導，以身作則的信念，積極在全國各基地、各部隊、各駐點間奔走視導、考察督檢，殷殷期盼著每一個警戒室、每

一個作戰提示室、每一批飛行訓練，都能認真真真的做好每天的工作，讓領空得以安全，讓國家得以安全。

要知道，領空安全絕對不是光靠一、兩個人的勤奮努力就可以完成的大事業，而是需要我們全體同仁，在各自的專業崗位上，負責盡職，才能發揮整合效能，達到戰力的發揚與確保。同時，我們也就職責範圍內，在空軍未來武獲管理、後勤支援、人才培育及教育訓練等各方面進行全面性、前瞻性的研討與規劃。

雖然我們自民國六十六年起穿上這身軍服已經超過四十年了，但我們永遠都覺得自己應該更努力，讓明天比今天做得更多、做得更好，因為我



身著橘色飛行衣的范大維。



身著橘色飛行衣的李廷盛。



以飛行為榮、以軍職為傲的范大維（左）與李廷盛（右）。

們深刻知道，如果沒有我們軍人守護臺海上空，和平不會是我們中華民國國民的日常。我們倆秉持「熱愛空軍、建設空軍」為主導，以「建設部隊、培養人才、照顧官兵」為基礎，在最後短暫的軍旅尾聲裡，踏實腳步地執行工作，直到交棒卸任，我們內心滿懷感動與感激。

回憶過往，能夠身著空軍軍服，欣慰的完成自幼即抱定保衛國家的雄偉心願，率真誠摯的完成空軍軍旅生涯，再次感謝家人的支持，感謝教導過我們倆的師長，也期盼後期的學弟、妹們能「立定志向、樂觀進取、熱愛空軍、建設空軍！」空軍的未來就交給你們了。（全文畢）